



三十一

冊

48
214
30



門 48
214
卷 30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廿一日

時務報

第三十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東京

時務報第三十冊目錄

公司 民義第一
續第二十八冊

順德麥孟華撰

總署與盛京卿往來咨商銀行事宜全稿

兩粵廣仁善堂學會緣起附章程

江蘇學政龍宗師飭各州府購時務報分給各書院札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八冊

日美戰攻勝負論

論比國王

日本擴充水

師情形

武甯船管輪向信隆行控追薪資斷償

阿爾唔斯緝案被戕 續第二十九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東亞各歲情形 續第二十九冊

論德皇為人

論俄國事情

論俄國歲計 理財

學會演說

大隈伯演說於商業公所

朝鮮擬用俄兵

澎湖列島志畧 續第二十九冊

冊九

時務報館文編 續第二十九冊

查閱沿江砲臺稟 續第二十九冊

德國 來春石泰
駱博凱 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公司 民義第一
續第二十八冊

順德麥孟華撰

難者曰中國輪船公司煤礦公司織布公司繅絲公司商局銀行以至民間行肆營販甯非合眾集股以成之哉大者千數百萬金小者乃合數家之力計至善也然而非患虧閥即被侵蝕若是乎公司之不可興利也曰公司之善義取平等合眾人以謀之非以一人而專之也中國公司以官督辦事權號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蝕莫敢誰何諸商股息越數歲而不一給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敗矣否亦一人專制聽其經畫既患才絀復至侵吞名雖為商實同官督以君權而行之民事安在其不敗也民間行肆不慮此矣然興一大工圖一大利惟私戚好不及它人數家之力集本無多方舉大工已難後繼雖有美利卒蹶且僵且西人之言分利也同業過多獲利必薄操奇之計恒以同業之多寡為獲利之大小差英美鐵路公司本皆商辦同行爭市減價相傾三年之間倒閉者一百九十六中國賈人不識遠圖以力相競一業獲利萬眾鶩趨壅於一途虧折接踵人非不才也力非不眾也財非不多也合之則可成巨業分之乃卒至兩敗是豈曹於公司之利哉無亦勢分力薄而合眾之道未盡也夫由前之說名商辦而實以官弊由後之說本合眾而卒以獨敗利害得失亦既可觀盈虛而消息之則豈九重高遠之所能越俎矣

故夫欲興民利。公司其亟亟矣。公司之要約爲二事。一曰生利公司。一曰通利公司。生利之目。一曰種植。二曰畜牧。三曰漁務。四曰紡織。五曰製造。通利之目。一曰輪船。二曰內運。三曰洋莊。四曰保險。

善夫西人之盡地力也。法國沃行之圃。每歲產畝值七千金。美國樹藝之效。十方里可養二百人。豈必天爲西人雨粟哉。又豈必農部之力。家耕而戶耘之哉。興農會以究新法。合公司以行新器。故民自謀而獲利厚也。中國古所謂農國也。地近熱帶。百物滋蕃。卉木灌聚。禾稻再熟。閩湖之茶。江浙之棉。粵東之桑。粵西之樟。山東之葡萄。稼植之資。皆稱重利。諸省物產。匪可殫論。然而天府膏腴。鞠爲蕪穢。豈民之籌計智術不善哉。力不足。勢不任也。故欲拯斯弊。則必經始於鄉。一鄉之業。合一鄉之力。以治之。聚數百家。聯爲公司。農具新製。合貨購之。培灌異法。專人習之。播種土宜。聯衆營之。耕植重工。通力任之。其工業大而貨本少者。則糾數鄉爲大公司。人奮其功。歲均其利。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俛拾仰取。並力同心。公司既興。必獲重利。卽以法美常法比例。每縣已可歲增千餘萬金。貫力均同。而利益百倍。此固不待農官之督勸。吾王之補助。一舉手而效卽可觀者也。

中國畜牧之學。蕪弛久矣。然民事所急。甯可緩哉。垌野牧馬。驟牝三千。富殖之計。施於國而旣效矣。然橋姚之牧萬羊。陶朱之計五牯。編戶之氓。善於牧養。累致千金。故曰陸地馬蹏蹏。千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其入與千戶侯等。富者人之情性。不習而俱欲者也。然民皆餘力。以讓財者何哉。獨舉不足以任。大獨力不足以謀。遠也。西人謀富。究意畜牧。建行立會。遍於民間。聚衆講求。約爲六事。一善家畜之種。二審野畜之利。三求飼養之法。四精療病之醫。五嚴鎗斃之禁。六收有用之蟲。故牲畜蕃碩。谷量馬牛。且意法蠶務。足奪中國之業。美國蜂利。可敵金山之礦。雖曰國力提倡。無亦間闕樂事。而自謀之善邪。中國畜牧孳殷。北地尤盛。宜糾合大衆。聯合鄉鄰。立爲公司。厚其資本。皆本者生利之原也。原小則鮮。原大則饒。規彼章程。採其新法。購其善種。監以獸醫。上自城鎮之區。下至鄉僻之域。皆可按其戶口。聚衆經營。若夫養蠶之利。中國獨擅。當仿美國。設爲飼蠶公司。鏡驗以選種。醫官以察病。藥水以治僵。時饑而多飼。千家并業。皆受成於公司。以至蛛絲之可織布。蜜蜂之可釀蜜。黃蜂之可捕蠅。無不備畜局中。詳盡其用。不需機器之費。不須製造之勞。鄉人同力。則饒富立附。藏於不竭之府。積於不涸之原。此甯待國家政令賞勸期會哉。人各任能。竭力以赴利。則本富之道得也。

陶朱之言曰。治生之道有五。而水畜第一。善哉術乎。泰西能盡之矣。西人漁務之學。

一曰備魚種。二曰善漁具。三曰精漁法。四曰蓄水產。菱藕藻五曰曝乾鮮。鮭意講求不遺餘利。故美國沿海捕魚。歲入乃至千餘萬。然一切經畫。聽之民間。國家未嘗與其事也。中國瀕海諸區。素稱饒裕。湖澤之利。千石魚陂。小民之業。魚爲生者。萬數千計。然皆散然無紀。各自爲謀。力既不厚。利遂不盡。外洋品物。抵間來侵。罐頭之魚。海產之錯。歲耗我千數百萬。豈中西之異宜哉。彼有公司以總其成。我無公司以善其事。此所以業同而利異也。中國魚業。固亦行齊行之術矣。然徒聯聲氣。弗通力作。一身一家。非所以興大利也。惟糾合漁戶。興一公司。因彼成法。仿而行之。習其漁工。效其新制。不及五年。必著大效。既無澤梁之禁。甯必待漁師之掌哉。合民間固有之業。舉天地自然之利。計未有能便於此者也。日誦牧民者之委利不興。而自有之利。權則反貽然而不知措手。豈不異哉。

筓子曰。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桓公以女紅富齊。商鞅以耕織霸秦。紡織之利。中國固有之矣。棉以紡紗。麻以製布。蠶絲以織綢。緞羊毛以造氈毯。中土大地。百物盱盱。徒以人功不多。利業遂息。夫英國製布之棉。遠採於印度。日本拉美之草。購種於歐洲。徒以公司之故。遂能取材它國。興業富民。夫有公司。則運遺物以獲利。無公司。則蕪土物而莫用。此非其明效大驗邪。夫華絲柔韌。冠絕地球。而棉質之佳。亦勝它國。且物繇值賤。價視印美之所產。乃若一之與三。至於駝羊諸毛。北土充牣。且氈毯呢絨。同出一機。物產既廉。皆本尤省。誠興製造。獲利必豐。故合此數事。集爲公司。聯聚多人。先厚其力。既可聘用機師。復可遣人學藝。五年以後。所得不貲。夫鄂局創始。不及數年。布既廣銷。遂成利藪。然中國之大。寥寥數廠。國體既失。遺利尤多。且洋紗內耗。歲二千萬。非民間遍立廠局。必不足以塞其漏卮。日本商人。新得桑皮製綿之法。集二十萬金之公司。以成之法。創於民。款集於下。非得國家。幾微之助也。然議者動謂其國有賞牌之獎。專利之勸。故商民踴躍。樂事赴功。夫中國民力。棧渙。不相爲謀。無論其人無新製也。卽魁賈才商。創思異法。而千金之裘。非一腋所能集事。孤立無助。必以力不繼而輟其功。如此則上雖有封侯之賞。下亦安能竟創制之功哉。語曰。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貨殖者且勿責。上以專利之虛言。而先自謀其合羣之實效矣。

泰西以工藝富國。由百年以來矣。一切製造。皆由民廠。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天下所共聞也。其器械爲萬國所必需。皆彼民間之自造。故廠地之廣。動至百數十里。工役之衆。多者萬數千人。西人雖富。甯一二人所能任哉。故其公司之盛。遍於國中。奮臂一呼。集股霧涌。舉事至速。得利至多。中國甯無工藝之巧哉。則聯而萃者。非其

三
術故也。夫中國製造，舉辦非難，例之泰西，實有三利：物產蕃衍，運近貨廉，一也；人性勤儉，工奮價賤，二也；西國成法，便於做行，三也。能行公司之法，泰西之獲利五者，中國之獲利十。然百事驟舉，條理繇多，舉辦之先，宜臚數事：一曰食品，橄欖之油、葡萄之酒、架非之茶、米麥之麵，以至菸卷罐物、飲食所急，製作宜多；二曰用器，日用什器，取給外洋，始於商埠，蔓於內地，以至新疆西藏，亦且銷流，耗蝕之多，當可數計哉。故自玻璃瓷器、鏡、鐘、傘、燭，以至胰皂、針、鈕，民用瑣瑣之物，莫不倣造洋式，以復利源。三曰機器，機器之用，需用繇多，購取於鄰，必難後繼，且英人議禁機器入華，將以絕吾生命也。知而不備，不思自製新機，仰息偷生，其能久惟必究其圖器，習其藝業，縱不能自創新巧，亦當步彼成規。凡此數端，皆宜並舉。若慮工大，莫如廣合眾商，日本區區，且有八億餘萬之公司，以開鐵路，豈中國沃博，遂不能聚眾力，以成此區區之事哉。且鄉僻窮民，謀生無術，若各府州縣，遍立公司，工巨役繇，需人必眾，西人養窮之法，興大工以代賑，製造既眾，則鄉間無業之人，已皆執業公司而得所矣。況夫製興土物，聯業弋利之足，以饒振鄉邑者哉。下拯民生之窘，上無國權之制，夫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凡此數者，民業所需，殖富之本，其在是矣。吾聞西人生利之要矣，曰地利，曰人工，曰資本。地利不闢，則不盡；人工不習，則不精；資本不集，則不厚。合此三者，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任也。夫以一二人而舉一事，與合千百人而舉一事，難易之數，嘗者知之矣。合資本以聚人工，聚人工以興地利，民力能舉，民權能逮，人無遺力，地無餘利，所謂生財者此也。

且夫貨殖之道，農以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生而不通，猶棄貨也。中國道途梗塞，風氣鬱滯，雖有美利，路遠莫致，鐵路輪船，非以通塞而達滯者哉。夫鐵路事繇工重，監以大官，雖集商股，主之朝廷，非小民所敢越俎也。輪船轉運，則固任民間之舉辦者矣。江浙鄂粵，次第推行，然區區數船，未足盡利，且萃於口岸，不能及遠，內省腹地，則固猶是梗塞也。貨產土物，則固猶是淤滯也。是宜遍各行省，廣設公司，合力推行，遠近相接，夫內河拖駛，紗線礁石，皆可無虞，用我舟師，可省延聘洋人之重費，但能量力合股，劃地駛行，中國人眾物繇，必成巨業。若夫大輪外駛，亦宜集成，自嘉慶二十年，英人始製成輪船，而道咸之間，遂闢四洲屬地四萬里，其公司之設立，吾國者，怡和太古諸行，類皆結彼商人，侵我利益，其勢既盛，豈區區招商一官局所能敵哉。因彼中公行之法，爭吾人已蔽之利，眾商既合，大舉自成，至於駁船小艇，西人皆有公司，中國則聽之蛋民，任其要索，外商遠賈，隱有煩言，亦宜專爲公司，聯眾合辦，一

其價值釐其章程轉運往來必可得利非惟商旅之益抑亦衣食之源也夫中國輪船昔有厲禁道塞物滯自蹙利源今禁已弛矣而數年之內興辦寥寥豈小民之憚於倡始無亦聚財合力之無其道邪故昔之弊也官禁害之今之弊也商榷害之官禁而壓於權令猶可言也商榷而絀於聯合則是亞旅錯處遂荒廣田而不耕也自謀不臧誰之咎矣

未完

總署與盛京卿往來咨商銀行事宜全稿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為咨行事上年貴大臣奏請設立中國銀行一案本年正月初一日據京都電報局譯送銀行章程二十二條查係各總董公同議擬大概辦法其餘詳細條款尚須由各總董詳細會議開辦具見慎始圖終之意現就大概辦法而論亦頗周備本衙門於正月初六日電復內僅將聘用西人一節畧加參酌嗣於初九日續據電局送到改擬該章第九第十五二條自較初擬更為切實惟查該章第三條內稱權歸總董利歸商股二語固係參酌滙豐之法盡除官場習氣以昭信實設使將來辦理稍有未善則虧空賠累亦在意中彼時其咎應歸何人自應預為議及又第四條上海為總行京都為分行一節查上海原為商賈薈萃之區招集股分撥解滙兌等事自較京都為多立為總行固甚相宜然此銀行既已奉

旨開設其公家撥解滙兌之款自以京都為總滙京都若為分行似覺外重內輕不足以崇體制擬於京都上海兩處均為總行此外各口岸各省會均為分行庶覺兩便又第九條報効國家之款於每年提給八釐官利並公積花紅以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報効試問 國家能得幾何自應於官利公積花紅之外按十成分派應提五成報効公家其鑄銀錢一項所獲利益應別訂章程另提加成報効自不必在銀行報効之內或附入第十九條專奏章程內亦可至行鈔票一項聞滙豐辦法每出鈔票百萬先提銀七十萬存官銀行方准出票以防倒帳認賠之需雖第十七條有出票之數總不逾實存銀兩之數一語然未及提存一節似應酌提幾成京都存部庫各省存藩司及關道各庫以免折閱之虞又聞英國國家設有要需或數百萬或數十萬以一二釐利息責成滙豐便可咄嗟立辦現在銀行開設能否照此辦理又第二十二條每屆半年刊印總冊分送存查一節應照繕三分呈送軍機處戶部總理衙門存案以備查核至銀行資本不得移作各項工業及一切買賣生理亦不得收買各項房產地其借與一公司或一商家之款項不得過股本百分之十所有存借進出之款在十萬兩以上者除滙兌外應報明隨時立案無庸俟至半年統行呈報以示限制事因創始不厭求詳以上各節統希貴大臣轉飭各總董於開

辦之先詳籌妥議並望於原刻章程內逐條註明咨復本衙門可也須至咨者。

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大臣太常寺少卿盛 為咨呈事本年二月十二日承准貴衙門咨開上年貴大臣奏請設立中國銀行一案云云咨復本衙門可也等因准此遵即轉飭銀行各總董詳籌妥議去後茲據各總董面稟中國現辦銀行係奏明悉照滙豐銀行辦法當將奉飭各條考核滙豐章程有未備者詢明洋人並律師逐細核議本大臣詳加察核反覆駁詰務求至當其各條扼要之處皆詳詢向管銀行之大班律師復與各總董及大班再四考訂凡可通融者悉已勸諭遵行實有窒碍者勢難過相抑勒致使已成之局墮於半途則今日之商情既阻將來之糾合愈難相應遵照籌議各節分條繕摺登復為此咨呈貴衙門謹請核覆飭遵須至咨呈者謹將中國銀行章程遵飭籌議各節分條登復繕具清摺咨呈鑒核

計開

本衙門於正月初六日電復內僅將聘用西人一節畧加參酌嗣於初九日續據電局送到改擬章程第九第十五兩條自較初擬更為切實惟查該章第三條內稱權歸總董利歸股商二語固係參酌滙豐之法盡除官場習氣以昭信實設使將來辦理稍有未善則虧空賠累亦在意中彼時其咎應歸何人自應預為議及

謹按此節據律師云經理董事之外例有查帳董事如查出經理董事或大班或買辦有不應為而為之事即可隨時撤退銀行倒帳如係因董事或買辦之人開報假帳私自虧空監守自盜等情各有應得之罪應照例律懲辦至聘用西人為上海大班據律師云向來該銀行用人有薦無保美得倫係滙豐銀行大班仁記洋行大班具有薦信立有合同並由總董給予權柄單如有不合隨時可撤其權柄並仿照日本初開銀行之始大班之外即派買辦陳淦兼充華大班互相箝制總董十人之中又公舉三人為辦事總董駐行稽查謀始固不厭求詳立法亦殊難再密

又第四條上海為總行京都為分行一節查上海原為商賈薈萃之區招集股分撥解滙兌等事自較京都為多立為總行固甚相宜然此銀行既係奉 旨開設其公家撥解滙兌之款自以京都為總滙京都若為分行似覺外重內輕不足以崇體制擬於京都上海兩處均為總行此外各口岸各省會均為分行庶覺兩便

謹按此節據美德倫云滙豐以香港為總行以英京倫敦為分行因其招股總董均在香港遇事可以會議所稱總行者因各分行生意彙總於是 不拘時日總董有尋常會議有異常會議京都既非通商碼頭股分不多又無總董勢必隔膜即

如山西各票號亦無不以山西為總號。並不以京都為總號也。現議上海為中國通商第一口岸。應以上海為銀行總匯之所。以便中外交易。京都上海均稱為中國通商銀行。其餘各省各埠。則稱為通商分行。以期名實兩全。

又第九條報効。國家之款。於每年提給八釐官利。並公積花紅以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報効。試問。國家能得幾何。自應於官利公積花紅之外。按十成分派。應提五成報効公家。

謹按此節。據律師云。西國銀行。並無以餘利報効國家。亦無進項稅捐。惟銀行派利於股分之人。股分之人自繳進項稅。照別項生意一律。並有印花稅。又據滙豐云。滙豐行內餘利。並無提出報効國家之款。西國索取商民之利。最為煩苛。而於銀行不索報効者。因銀行關係通國商務樞紐。國家得其無形之利甚宏。如有虧空。賠累皆在股商。國家不任其害。如一有苛索。必致商人裹足。況華商魄力甚微。膽氣又怯。總董公議。兩成報効。如該行能似滙豐利厚。報効之數。亦屬可觀。如其利薄。商股尚難免缺望。違論報効。

其鑄銀錢一項。所獲利益。應別訂章程。另提加成報効。自不必在銀行報効之內。或附入第十九條專奏章程內亦可。

謹按此節。粵鄂所造銀元。未能各省通用。如責成銀行。隨鑄隨用。辦法不致紛歧。自可通行無阻。按照各國鑄銀局。利益全歸公家。惟中國權量不一。銀元須由銀行設法通用。將來似應酌提津貼銀行之外。利益全數歸公。另議章程。專奏辦理。至行鈔票一項。聞滙豐辦法。每出鈔票一萬元。先提銀七十萬。存官銀行。方准出票。以防倒帳認賠之需。雖第十七條有出票之數。總不逾實存銀兩之數。一語。然未及提存一節。似應酌提幾成。京都存部庫。各省存藩司。及關道各庫。以免折閱之虞。謹按此節。滙豐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英國國家批准初定章程第十三條。出票之數。不得逾實在資本之數。至香港總公司。常年存款。亦須照所出票數。存現銀三分之一。以備兌付。此章程批准試辦二十年後。滙豐獲利甚豐。公積亦鉅。續定新章。滙豐再照本銀。存國家三分之一。如國債票等類。不必現銀。致礙轉輸各等語。總董公議。現在甫經開辦。應照滙豐初次章程。所出鈔票。存現銀三分之一。於本行。以昭核實。俟辦理二十年。成效大著。再按照英國續定新章辦理。並請貴衙門於每年銀行六個月結帳。或前或後。無論何時。電飭江海關稅務司。就近赴本行查驗。所云鈔票儲銀三分之一。是否相符。更昭穩重。又聞英國國家。設有要需。或數百萬。或數十萬。以一二釐利息。責成滙豐。便可咄嗟

立辦。現在銀行開設後。能否照此辦理。

謹按此節。據滙豐云。倫敦國家。從無向滙豐借款數千百萬之事。香港國家借款。亦須與銀行隨時商議。其利息係照商借一例。總董公議。現立銀行。將來如能信字中外。氣局寬展。自可援照西例。國債數千百萬。由銀行代官籌辦。印發借券。本息歸行代收代付。至於銀行現在資本。僅二百五十萬。收足亦只有五百萬。即使全借於國家。亦屬無濟。故外國銀行。係代國家出票借債。是聚天下之財力。以銀行為經手。並非專恃本行之資本。借與國家。至於利息多寡。應照隨時市價核議。

又第二十二條。每屆半年。刊印總冊。分送存查一節。應照繕三分。呈送軍機處戶部總理衙門存案。以備查核。

謹按此節。應即遵辦。

至銀行資本。不得移作各項工業。及一切買賣生理。亦不得收買各項房產地基。其借與一公司。或一商家之款項。不得過股本百分之十。

謹按此節。據總董公議。此本銀行通例。自應遵照。列入詳細章程辦理。

所有存借進出之款。在十萬兩以上者。除滙兌外。應隨時報明立案。無庸俟至半年始統行呈報。以示限制。

謹按此節。據美德倫云。上海銀行。出入十萬之數。幾於無日無之。且有今日存入。明日取出。銀主或存或欠。多有不願使官場知者。如必欲隨時報明立案。不特煩瑣難行。且必致叢餽淵魚。官商出入。均赴英法俄德銀行往來。中國銀行。可以朝開而夕閉矣。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咨行事。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接准咨稱。奏請設立中國銀行一事。本行二月十二日。承准貴衙門咨開。查該章第三四條第九條又第二十二條。以上各節。統希轉飭各總董於開辦之先。詳籌妥議。並望於原刊章程內。逐條註明。咨復等因。遵即轉飭銀行各總董。詳籌妥議。茲據各總董回稟。中國現辦銀行。係奏明悉照滙豐銀行辦法。當將奉飭各條。攻核滙豐章程。有未備者。詢明洋人。並經手律師。逐細核議。本大臣詳加察核。反覆駁詰。務求至當。其各款扼要之處。皆詳詢大班律師。復與各總董再四考訂。凡可通融者。悉已勸諭遵行。實有窒礙者。勢難過相抑勒。相應將遵照籌議各節。分條繕摺。登復咨呈。謹請核復。飭遵等因。前來。本衙門查此項章程。既經貴大臣轉飭各總董詳籌妥議。具見實事求是之意。相應咨復貴大臣查照。及早開辦。其有未盡事宜。仍隨時聲復本衙門可也。須至咨者。

天下所宗師者孔子也。孔子何以爲聖，爲其仁也。仁者愛人，孔子棲棲皇皇，憂四海之困窮，思溝中之推納，故孟子傳孔子之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近善堂林立，廣爲施濟，蓋眞行孔子之仁道者，惟未正定一尊，專崇孔子，又未專明孔子之學，遂若善堂僅爲庶人工商而設，而深山愚氓，幾徒知關帝文昌，而忘其有孔子，士大夫亦寡有過問者。外國自傳其教，徧滿地球，近且深入中土，頃梧州通商，教士蠅集，皆獨尊耶穌之故，而吾乃不知獨尊孔子以廣聖教，令布濩流行於四裔，此士夫之過也。本堂創行善舉，特奉孔子，如勸賑贈醫施衣施棺諸善事，開辦有年，今欲推廣，專以發明聖道，仁吾同類，合官紳士庶而講求之，以文會友，用廣大孔子之教爲主。夫欲廣傳聖道，則必有學，今學校頽廢，士無學術，祇課利祿之業，間考文史，不周世用，又士皆散處，聲氣不通，講習無自，既違敬業樂羣之義，又失會友輔仁之旨。宋明儒者，每講一學，皆合大會，今泰西亦然，會中無書不備，無器不儲，卽僻居散處，亦得購書閱報，以廣觀摩，故士有才業而教日以昌，國藉問學而勢日以盛。今本堂創設此會，畧仿古者學校之規，及各家專門之法，以擴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中以成國家有用之才，下以開愚氓蚩陋之習，庶幾不失廣仁之義云爾。其要五事，條列於下，其會章附焉。

一 庚子拜經 本善堂於壬辰年，立有庚子拜經之會，奉馬中丞趙學使批准，人士濟濟，惜久而漸湮，夫中國義理學術大道，皆出於孔子，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外國自尊其教，考其教規，每七日一行禮拜，自王者至奴隸，各攜經卷，誦讀膜拜，吾教自有司朔望行香，而士庶徧禮百神，乃無拜孔子者，條理疏矣。今宜大復厥規，每逢庚子日大會，會中士夫，矜帶陳經行禮，誦經一章，以昭尊敬，其每旬庚日，皆爲小會，聽人士舉行，庶以維持聖教，正人心而絕未萌。

一 廣購書器 辛卯之歲，馬中丞奏開桂垣書局，繙印經書，徧購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畧備刊發章程，准士子就讀，甚盛意也。惟其地太偏僻，士人就讀爲難，且官局森嚴，鄉閭士庶，每逡巡而不敢進，惟善堂地處要衝，易於走集，廣購圖書，便於會講。近年西政西學，日新不已，實則中國聖經之義，議院實謀及庶人，機器卽開物利用，歷代子史，百家著述，亦多有之，但研求者寡，其流漸湮，正宜恢復舊學，豈可讓人獨步。今之聚書，務使人士知中國聖人窮理之學，講求實用，無所不備，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書樓，卽中國圖籍，亦藏弄至多，今擬合中國圖書，陸續購鈔，而先搜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學及各種藝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

三
六
研究若世家大族名士碩儒出其藏本嘉惠本堂敬當什襲珍藏公之同志與捐
貲者一例登報以揚美德其各省書局所印及西學時務有用書皆可存堂中代
售然而文字明其義有難明者非圖譜不顯圖譜明其體有不能明者非器不顯
詩稱關關雎鳩熟陸機之疏通沖遠之說學者日詳考其形色而不知雎鳩也置
雎鳩於前則識矣人之一體讀素問考明堂及全體新論不知也外國有人身全
體一見則明矣今并購天球地球視遠顯微鏡測量藝學各新器皆博覽兼收以
爲益智集思之助

一刊布報紙 鄉先賢陳文恭公勸士閱邸報以知時務林文忠公常譯澳門月報
以覘敵情近日報館林立類皆取便雅俗語涉繁蕪無關輕重惟上海時務報澳
門知新報專錄時務兼譯外國新聞凡於治術學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誠臻
美善桂林僻遠尙無報館何以開耳目而增識見今之刊報專以講明孔道表彰
實學次及各省新聞各國政學而善堂美舉會中事務附焉

一設大義塾 前廣西巡撫文簡陳公在城坊設義學十一所在東南西鄉設義學
二十所前所未有也善政流風於今漸替其存者僅愛日培風蒙泉兌澤四塾耳
善堂創辦之始曾立義塾惟課讀童蒙粗識之無鮮有成就桂林城鄉寒畯滋多
冠髦之歲多有英才以無力從師因而廢學不可勝道茲設大義塾特聘通人掌
教以育冠髦之士課以經學爲本講求義理經濟旁及詞章與泰西各學日有課
程月有考核歲有甄別一切頑劣浮薄之輩不得濫竽其有高才特出之士亦可
酌資膏火特加優恤俾無憂內顧庶幾講求激厲以底有成或者興起人才聖教
中多一完人卽國家增一有用之士若夫世家子弟俊秀人才特慕本塾藏書之
富教法之善入塾讀書尤爲有志之士其願備贅來學者聽

一開三業學 中庸九經貴勸百工考工之記乃附於周禮列爲六官書重懋遷左
傳韓起購玉環子產以爲鄭與賈人有約太公之治齊也勸女工開鹽鐵至於農
事三代尤重天子親耕以率於上勸農分使以講於下生民七月之詩后稷爲農
學之祖三代之富美由開農工商之學爲之後世日談經義而以其業聽之小民
長官士夫皆置不講農工商之業日以弊陋至四海困窮徇虛談而不求實學之
故也泰西之富不在治砲械軍兵而在務士農工商農工商之業皆有專書千百
種自小學讀本幼學階梯高等學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會以講格致新學新
器俾業農工商者考求故其操農工商業者皆知植物之理通製造之法解萬國
萬貨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橫絕四海今繙譯其書立學講求以開民智

右五條。先在桂林開辦。本善堂於廣州梧州皆有分局。當陸續辦理。視集款多寡。次第推行於各府州縣。凡義所當為之事。莫不竭力。如創講堂以傳孔教。立學堂以育人才。派游歷以查地輿風俗。礦務設養貧院以收乞丐。教工藝。視何處籌款多者。即在其地舉行。惟望仁人志士合力為之。

江蘇學政龍宗師飭各州府購^{時務}報分給各書院札

照得士子讀書致用。博古兼貴。通今中國。自海禁大開。五洲環集。強鄰逼處。時事日艱。前奉特旨。令各直省設立西學。廣儲人材。蓋將師其所長。以為控馭之術。但西人格致製造等學。月異而歲不同。昔年譯出之書。至今已多廢棄。將欲旁搜而遠採。必須隨時為變通。士子伏處鄉閭。見聞未廣。雖欲探討。其道無由。查上海有時務報。商務報兩種。皆從各國報中譯出。於一切中外時事。言之具有端委。非市井猥瑣諸報道聽塗說所可比。聞浙江湖北兩省大憲。業已通飭各州縣購置書院中。以為開通風氣之一助。即南菁書院肄業生。亦曾以此事為請。經本部院批准在案。各屬亟應仿照辦理。除札行布政司理問呈堂加札外。合行札仰該州通飭所屬各縣。將上海時務報商務報。按月購取數分。分置城鄉各書院。俾士子隨時觀摩。藉識門徑。為講求經世學問之初基。本部院有厚望焉。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八冊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三月初十日

四此等稅捐。按期照收。送票後十四天。必須付給。

五華人所住房屋。或按月。或按季。酌令房客照值百抽十。在正月一號或一號後呈繳。

執照費

一客棧酒館酒肆酒棧肉莊雞鴨店。照店舖等類。按季抽納六元至二百六十元。先

期呈繳。

二音樂廳戲園馬戲場。照等類。每晚開唱。抽洋一角至五元。先期呈繳。

三大小彈子房。每檯或每槽。每夜開用。照一季抽三元。核算。先行呈繳。

四跳舞房。照等類。每夜開場。抽洋二角五分至五元。先期呈繳。

五出售肉舖。每抽洋一元。茶肆。照等類。每桌抽洋一角。馬棚出賃之馬。驢。騾。每頭一

元。馬房所有出賃四輪馬車。每輛一元五角。雙輪馬車一元。兜生意東洋車。每輛

一元五角。兜生意小車。每輛六百文。貨車。每輛一元五角。水車。每輛二元。貨車裝

二十噸以內。每輛一元五角。二十噸及五十噸以內者。每輛二元五角。五十噸及

百噸以內者每輛三元五角。百噸及過百噸者每輛四元五角。民船每艘一百文至六百文。

以上各項均係每月抽納之數。先期呈繳。

六舢板船每艘兩月抽洋一元。街上搭蓋蘆蓆棚。應請准單。每方銀二錢。布棚每方銀五錢。開溝或修溝。與工部局所開之溝相接者。應請准單。每單三元。墳墓費每穴銀十兩。墳地銀二兩二錢。均須先期呈繳。

各項稅捐。應加者首推小車。每月應請自四百文加至六百文。局報之中。余已陳說小車輛數之多。此項車輛均係單輪。尤易損壞道路。所需修費甚鉅。即以此端論。加捐之議亦屬平允。其餘稅捐。暫請仍舊。應由新董更改。斯君言畢。有苛勃者。附和其說。而馬禮孫則曰。斯君謂工部局借款。近愈加多。余請以前二十年之數。比較言之。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工部局積借款項計十萬二千兩。八十一年。六萬六千兩。八十六年。十七萬四千兩。九十一年。十八萬兩。九十六年。四十二萬兩。是九十一年至九十六年。五年之內。所積借款。比前十五年加多三倍。今照斯君所陳預算數目。其借款又須多加四十三萬五千兩。除三萬五千兩。還債不計外。亦需四十萬兩之數。是六年前借款僅十二萬八千兩。至本年年年底。即須加至八十二萬兩。又謂租界既

有進步。所需亦自較費。斯言也。余深以為然。其已支之款。固不可惜。惟所費各項。均須有項可抵。此事各租戶或尚未籌及。其抵之之道。曰加尋常入款。使逾尋常出款。庶可以入抵出。而余又有說焉。購地所費。局董每謂將來地價必愈昂貴。利穩可圖。所費似不必計。此說實為害最深。而人皆不知其所以然。即其陳說此項帳目。人亦不知其意之所在。其帳之正實。固無可疑。出入各款。均可逐項查考。確有單據可憑。亦可不論。而余所言者。帳目開法。混雜不清。欲知其中詳細。竟不能得。其病益在此耳。

日 即西美戰攻勝負論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美國二月分溫故報中。登有他國水師官所著一論。發言奇暢。且甚周緻。美國如古巴之事。與日斯巴尼亞啟衅。其干預此事之人。日斯巴尼亞能示武以制之否。論中謂日斯巴尼亞沿海一帶。戒備甚嚴。攻之非易。以地勢及海防而言。日斯巴尼亞較勝於美。至若古巴及拋托爾立壳。則又當別論矣。古拋兩島。尚有數處。美人或可進攻。但必須在海中。先將日斯巴尼亞水師一燬而盡。然後能逞。如果海面仍有日斯巴尼亞之兵船行駛。則美之要口二十七處。其能免日斯巴尼亞之礮火攻擊者。幾希矣。美國沿海一帶。過於遼濶。所有水師。可用以輔戰之船。並無多艘。萬不能全

保其海口。統計兵船在大西洋洋面。稍可恃以攻戰者。僅止二十九艘。且有搭客之商船。如巴黎、紐約、聖羅乙、聖堡爾。亦在其內。而日斯巴尼亞兵船。能在大西洋調集四十五艘。其走大西洋之公司輪船。亦與焉。公司船中有十艘。立可改爲得力之快船。以兩國水師比較。美之鐵甲及礮果。愈堅利。然水戰交攻之際。非多有輔戰之船。不能爲功。所謂輔戰船者。如快魚雷船、滅魚雷船。及尋常魚雷船。皆是也。顧美獨少此。恐尚難操勝算也。日斯巴尼亞水師。甚爲整齊。其鐵甲之堅。雖不及美。而行駛較速。船上兵官水師。亦足額而可恃。蓋其募調之法。盡善。有留後隊。可以隨時調用。使與美戰。其佔勝之處。猶不僅在是也。故爲日斯巴尼亞計。但能竭力保守該兩島。專於美國沿海一帶。尋攻敵艦。以免在大海洋面鏖戰。設或洋面遇有可戰之機。與己兵所處之險有限。卽亦不妨一決勝負。況日斯巴尼亞輔戰之船。較多於美。正可屢出以擾之。使美之兵官水師。多方防守。而致疲困。如日斯巴尼亞果欲蹂躪美沿海一帶。尤必先使美駐西印度之水師兩隊。各爲戰。以分其兵力。或引美之水師。逼處於海面兩島之間。俾限於地勢。止能前後相攻。若是則美之水師。卽不爲日斯巴尼亞所覆敗。亦將大受其窘。然則美之爲患於日斯巴尼亞者。非能甚且久也。明矣。在日斯巴尼亞。縱不能大挫美師。卽隨便擾之。亦可使其損失。或至數百兆元之多也。

論比國王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比利士立國以來。甫歷三世。因欲自主。每多爭戰。其國中之久。遭蹂躪強敵之恃勝虐待。以及最後已得自主各情。姑置不論。比王立屋可爾第一。人咸稱爲國君中之最有才識者。係選從英國公請而來。王有深慮。遇事能斷。盡心國政。以固其邦基。其子嗣位。又逾一世。合天下之人。聞其嗣位。相與稱善。近三十年之內。國享太平。長進之速。他國莫與之京。然應爲之事。尙多。中以保守其國爲尤要。比之人民。僅有六百五十萬丁口。其擴充船務。製造玻璃鐵器。以及所織之鏤空花邊。各種綢料。種類之多。貨色之精。在天下市面之上。當首屈一指。所有大宗出產。可與英法德相埒。整頓旣速。積聚愈富。此又全恃立屋可爾第二。才具優長。慮遠心堅。始終不怠。顧其辦事志向。與乃父稍異。每精心獨斷。爲國增光。性尤平易。不喜驕奢。甘雜於稠人之中。與民往來。鼓勵工藝。且使其京城壯麗雅觀。凡事之有益於國。有益於民者。無不力助其成。冀收實效。前此未幾。比京各報館。講集之人。交口稱頌。曰。吾民之元首也。齒少於其著名之威英君主者。十六歲踐位之年。纔踰英君主之半。身長六尺。相貌端莊。常在京城騎馬。或在奧斯吞步行。主持君民共主之國制。孳孳焉。惟以利國安民爲

心勤求治理。或謂比國地少人稠。曾無寸壤未墾。斯言甚確。即欲擴充製造。亦爲地
限。勢有所不能。以故積貲雖厚。而在本國則無利可營。又人浮於事。無工可趁。立屋
可爾。第二深知其國雖小。而戶口甚繁。財用恆足。惟苦於幅員太窄。永難展拓。必須
尋關門徑。庶使所積之多。貲可以營運。其少壯之人。既不能在本國操工謀利。尤應
爲其別尋生計。當彼時也。正有人公舉比王爲亞非利加萬國公會之總統。此公會
係專行善事者。比王乃諮謀於斯旦雷及他探路之人。遂覓得康閣地方。距今不過
十年。十二年耳。其得有斯地。所費不貲。已由各國允許。專歸比國主持。並由比政府
核定律法。在數年之內。可以便宜行事。將康閣一省。名實皆歸爲比之屬地。非洲有
此大地。計方一兆英里。首興政教。俾得自主工作。爲定公平工價。雖內多爲難之處。
外有阻格之虞。而其治理之效。昭然已著。使人驚異。意謂如此大事。而出諸一人之
心思。才力實可敬佩。卽史記之中。欲求有似此才識。而以勤政愛民爲心者。亦殊不
可多得。草創之始。豈能無稍差謬。其初時所派之輔政諸臣。或短於才。不稱厥職。誠
所難免。正不知經幾許阻難籌慮。而比王終能堅持定力。今則左右得人。股肱是倚。
皆有才畧閱歷。前之所謂棘手者。悉已化難而爲易矣。現在該處氣象蒸蒸日上。言
之殊有意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余作客比京。某日有公譙及克斯船主者。皆比國

最有名望之官僚。及克斯者。曾在康閣。著有勞績。亦與其他有治才事功之大臣相
等。比之官紳畢集。余亦在座。有議官而兼羅范書院掌教名特囂者。昌言於衆。辭甚
暢達。足以動人。可與英議院中長於辭令之人媲美。在席之人。聞言感發。皆欲在亞
非利加大屬地內。傳有耶穌教道理。並認明凡人應有之利權。俾人之見識漸廣。其
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如此大商務。及大有裨益於人之事。其首爲創率者。終收
成效。通國咸利賴之。有名三木爾生者。取木勒及凡熟悉該處情形者所著之書。選
集成編。標其目曰。當今文化。內有一節。言康閣地方一兆英里。有人民八兆。雖尚非
顯屬於比。然已遵奉比之教令。後此百年之內。或可統歸比國管轄。該地在亞非利
加。而被歐洲之國闢治。殊有益於化外之野人。彼族曠野。每人相食。已用威力以禁
戢之。其中頭目。倘猶頑梗不悛。卽予廢斥。如販賣人口。以及凶惡行爲。尚亦當能改
化其俗。是誠盛德豐功之舉也。果克臻此。則比國本以教化六藝見推者。又將益進
而自成大國矣。去年元旦。比王乘議員百官朝賀之時。廷諭之曰。英國勢力若是之
大。當有秘訣在焉。秘訣維何。卽國人之忠心是也。近又向余自言其志云。吾生平開
誠布公。實事求是。冀人皆知吾心。縱或有悞會其意者。吾亦未嘗因此而自沮其志。
氣惟求吾盡吾道。使心地光明自然。而洞燭物理矣。比王爲此數語。其國人聞之。莫

不悅服信從。且不獨比人為然。即他國之人亦共相欽慕云。著此論者簽字愛芝其亞

日本擴充水師情形

譯倫敦東方報西四月廿三日

太晤士報駐東京訪事人函稱該報近登日本擴充水師辦法大旨。據近時所聞尚須稍改。昔之內閣議定添造頭等快船四艘。每七千五百噸。今之內閣加至六艘。其噸數加至九千二百噸。護板亦較堅固。其中兩艘第一期即可告竣。其餘四艘第二期告竣。其不同處蓋在此也。是日日本水師至一千九百零六年。即可有六十七艘。總計噸數二十五萬八千三百噸。茲將日本水師擴充數目。重言以申明之。

頭等戰艦四艘。每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噸。共計六萬五千六十噸。

頭等快船六艘。每九千二百噸。共計五萬五千二百噸。

二等快船三艘。每四千八百五十噸。共計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噸。

三等快船二艘。每三千二百噸。共計六千四百噸。

魚雷砲船三艘。每千二百噸。共計三千六百噸。

魚雷軍械船一艘。六千七百五十噸。

魚雷大砲船十一艘。魚雷船八十九艘。

以上各船。加以日本已有之水師各船。則至一千九百零六年。即擴充水師之第二期。其總共水師數目如左。

頭等戰艦六艘。自一萬二千五百噸至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噸。

二等戰艦一艘。七千三百三十五噸。頭等包甲快船六艘。每逾九千二百噸。

二等快船七艘。每逾四千噸。三等快船六艘。每逾三千噸。

四等快船十二艘。每逾一千五百噸。魚雷砲船三艘。每逾一千二百噸。

魚雷軍械船一艘。六千七百五十噸。魚雷大砲船十一艘。

魚雷船一百十五艘。小兵船二十五艘。

日本添造魚雷船獨多。其意蓋有故焉。前次鴨綠江之役。日本苟無魚雷船以輔戰。亦不能獲如此全勝。且伊東提督所統水師。如有魚雷船相附而行。則中國之鐵甲二艘。先後最稱得力者。亦斷不能逃至旅順口。再自在威海交綏以後。日本始知以魚雷擊敵。欲操勝算。所需才具。日本水師兵官已有之矣。三年前。日本僅有魚雷船二十六艘。已以為足敷調遣。現在決計新舊添至一百十五艘。而魚雷大砲船十一艘。又魚雷軍械一艘。尚不在內。此日人之鄭重魚雷船。於此可見一斑矣。修造新船。日本擬在本國造頭等快船一艘。其戰艦四艘。頭等快船五艘。二等快船三艘。魚雷軍械船一艘。魚雷大砲船及魚雷船。悉由外洋購造。內有戰艦一艘。已訂

由英國賽母斯鐵廠承造頭等快船一艘已在法國定造又一艘已經德國包攬美國則承造快船二艘阿姆斯曲朗則承造二等快船一艘觀以上所言日本造船交易照顧英國船廠者似不及前其船之在德國定造非因德造船技精也因兩國交涉有以致之耳德國既有德於日本日本應有以酬報之因即藉此以相要日本又不得不允其求然應德所求即足以使他國藉口而援以為例是以造船交易法亦與馬日人之譏刺此舉者謂此二船應名局約過開賽意即更改條約也蓋德法之交易由其允日日本更換條約也法國船廠所造之船固無可議前曾為日本造船頗稱得用惟其造船所需時日比英國船廠須多一半而日本急不可緩近聞俄擬備款八兆金鎊以擴充其水師則日本之急於竣事尤不待言俄之擴充水師辦法定於一千九百六年告成是故日本亦定是年完工而西伯利亞鐵路之工將竣尤應籌及者也美國船廠之得造船交易出諸日人本願緣美國以誠相待故日人亦親愛之據熟悉情形者言美國承造之快船二艘現在舊金山及譚蘭灣之甘蘭母伯船廠工作僅船身價值已與英國船廠承造之船身與軍械併計相等而船造成之後亦未必能十分精美屆時日本當知美人之不以德報之也

武甯船管輪向信隆行控追薪資斷償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六月 初五日

信隆行武甯即南洋之斯美兵船輪船之管輪名歐芝勃在英刑署控追信隆行自上年七月一號起至十二月一號止積欠薪資用錢一案於六月四號傳集人證開堂審訊原告延坦文律師被告延威金生律師申辯坦律師到堂稱信隆行僱用原告每月定薪一百七十五元除領得若干外尙餘六百元未曾給領所稱原告應承薪資俟信隆行與華官指金陵籌防總局爭端了結後方能核給一說原告辯駁不認坦律師言畢刑司傳原告令將信隆行於上年十二月二號所立經英副領事畢芝寶君蓋戳之九百二十五元期票呈案並詢問威律師擬如何辦理威稱期票鄭重伊非不知積欠餘款無從辯說惟原告控追之用錢一百元不肯照認云云刑司謂原告控追之五百元自必斷令照繳現所爭者惟用錢百元耳威金生向原告駁詰原告稱用錢係被告所允許此款曾有俟與華官了案付給之說武甯船主福勒司稱信隆行東諭令船主自九月一號起將原告名下用錢每月照五十元算又諭令船主浮開八月間薪工伙食一切帳目並謂可望華官照付等語船主遵諭照辦威問福曰然則汝僅浮開八月間之帳乎福曰八月約浮開九百元之譜威問然則汝能決定九月間並未浮開乎福曰未寶勞克信隆行股東之名在寫字房內謂余曰當租各船時已意存訛詐等語刑司傳寶勞克到案聲稱正月八九號信隆行與華官之爭端次日可望了

結。因思船上辦事各人候領薪工已久。當許將其用錢併開在薪工伙食帳內。惟所允付給用錢。訂明須俟與華官爭端了結後。方能照給。威律師申說畢。刑司諭曰。按照以上情形。本司應照陪審官應有之利益。所謂陪審官之利益者。凡決案但決其是非。而不剖說其所以然。僅判案而已。所有原告控追之五百元用錢不在內。應判令被告照付。並繳堂費。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續第二十九冊

譯滑震筆記

惟余細察呵心中。恐爲莫所害。刻刻不忘此事。在深山中。凡有人經過。呵必兩眼注視。細視其面。呵固知無論我等到何地。莫必在後尾追。終難避此險也。余曾憶過湛米山頂時。正依幽靜之道。盆西山邊經過。有大石從山頂滾下。正當我等左邊。若然一聲。落於我等身後之湖內。而呵頃刻間。已奔至山脊。立在高尖頂上。引領四望。所帶引路人謂我等曰。此地交春。落石極是常事。呵雖不信。亦不言語。向我微笑。似果不出其所料。然呵雖常關心緊防。並無愁意。余與呵交游以來。從未見其如此高興。呵常說。如果我爲人除此害。我誓不再爲包探之事。且云。我生在世。並非無益。即使我之職業。今晚停止。我亦問心無愧。倫敦一方。自有我以來。恍若天氣日漸爽朗。我所查案。計一千餘件。我自思。從未有用心錯誤之處。而我近來又專考求人之性情。不甚在浮面上。觀人善惡。俟我將歐洲罪人中最能最險如莫者。得以除去。則爾

之筆記。亦可從此了矣。余須記此事。情形本甚簡。但其詳細。亦不便漏畧。初。我等到墨林根時。適五月初三。隨假寓恩格立須客棧。係斯丹勒所開者。此人心地明白。操英語亦甚好。曾在倫敦格老斯物餒充管廚者三年。是月四號。我等聽伊所說。思出外游山。晚卽擬住洛生勞村莊。先是斯丹勒再三叮囑。過黎曉薄瀑布時。切不可不細玩山景。及至瀑布處。在山半倒注。境險可怖。水因雪融盛漲而下。湧進深谷。復從深谷湧起波沫。恍若火焰之燦突。然後沖入大峽。是峽四面皆黑石。瀑布洶涌澎湃。芻芻相應。足使觀者目眩神駭。我等立在山邊。向下注視。聞水聲與黑石相激。有如千軍萬馬。鼓噪而前。瀑布四周。修築有路。但其路中斷。觀者回時。必仍由原路來。我等轉身向原路回時。見一瑞士童子。手持信奔向我等。其信上有客棧戳記。係棧主致余者。信中言我等離棧幾分鐘後。有英國婦人來棧。此婦素患癆症。前在代服斯過冬。現往羅叟訪友。路過此地。舊症復發。病勢危在旦夕。伊心中但求有一英國醫士來診。死亦瞑目。因求余回棧。以償該婦之願。信尾並有如余果能俯允回棧。棧主感同身受。因此婦不欲瑞士國醫士診治。將來設有不測。恐將惟伊是問。余思棧主苦求。不容推却。卽以同鄉婦女。將死於異地。亦理應爲之診治。但須與呵相離。又爲躊躇不決。嗣與呵商定。余回墨林根。呵留瑞士童子。引路陪遊。呵云。伊將在瀑布處

多游片刻。緩步過洛生勞村。晚即俟余於此處。余臨行時。見呵背向山石。觀水湧流。不料祇此情形。不堪回首也。余將近山坡。復回顧。已不能見瀑布。祇能見灣曲之路。此路盤旋山半。可復至看瀑布處。在此路上。余憶有一人飛奔。係衣黑衣。其行路之有力。至此時尚留腦部。但余緊要回棧。初不理會。及至墨林根。已行有一鐘之久。斯丹勒立在廊下。余問曰。婦人稍愈乎。斯面形詫異。余當其眉驚聳時。心已停跳。將信從袋中取出。問曰。此信非汝所書乎。棧中無病人乎。棧主曰。非信上所蓋棧房戳記。大約是身高英人所蓋。此人汝等走後方到者。余不待其說畢。趕即回路。余先來走一鐘時。及重回至黎曉薄。雖極力奔走。已費兩鐘時候。呵之木棍。仍靠在山石。而其人已渺無蹤跡。余雖大聲呼喚。無人答應。雖有回音。無非山谷之應聲耳。細想呵之木棍。使余心碎。可見伊並未至洛生勞。必仍在此條小路上。一面是山。一面是陡坡。及仇人趕到。尚未走開。此時瑞士童子。亦不知去向。諒伊亦是莫之黨羽。聽莫與呵為難。然則究竟實情如何。誰能言之。余心已駭極。因定心一兩分鐘。細思此事。覺並不費解。余先與呵晤談時。已至路之盡頭。呵放木棍處。即可以識其地。此地之土是黑色。因波沫沖激。其土甚鬆。即飛鳥行過。亦見爪印。尚有兩條足印。顯而易見。其足印無回步形跡。離余所立地幾碼。其土彷彿翻亂。山峽邊上所生蔓草。亦經踏爛。扯斷。余以面近地。向下俯視。波沫皆潑面。自余走後。天已漸暗。余復大聲呼喚。其應聲仍似前。幸而余尚能覓見好友與余永訣之書。因伊放木棍處。余見有物燦然。伸手取下。是銀紙烟盒。此盒呵常佩帶於身。余取下時。見盒下壓有一小方紙。隨即飛至地面。展視共有三頁。此三頁紙。係從一記事小簿內撕下者。此紙係寫與余。觀其書法之工。字句之明。與在書室內作書無異。即可知其為人之從容不迫矣。其書云。滑震兄。承莫允我寫此數語。然後再論彼此是非。並將伊如何避巡捕之法。并如何打探我等動靜。尤足見才情之高。我能為酬酢場中除莫。使不再有此人。我願已足。惟我亦不能再見我友。為黯然耳。我先已與兄言及我所辦之事。已到極頂。如此結果。我復何言。頃以實情告兄。此墨林根來信是假。我早知之。我故放兄回去。使我與莫之事。終可定局。所有可證莫黨羽之罪。皆在我書桌屜內。請囑副捕頭。攀透生去取。在一張藍紙封套內。外面註有莫立亞堆字樣。所有我之家產。我在英國未動身時。已早布置妥貼。並交我弟麥闊勞傳忒。尊夫人處。代為致意。書不盡言。云云。呵之書所言如此。而我尚有說焉。喚熟悉者查勘該處情形。始知二人彼此相持。滾至山下。但是山水湧流太急。屍身莫從撈獲。所有罪業最深之犯。及能替人除惡之元首。祇能永葬此間。而瑞士童子。亦從不再見。想係莫所用之人。至莫之羽黨。均由呵所記證罪。而黨首所作惡事。審問之時。並

未審得細情。我現所以寫此篇之故。皆因為莫助虐者。毀謗我所親敬之良朋耳。完
路透電音

蘆漢鐵路向比國借款已奉 上諭允准。○希土事調停不甚得手。希土京中均有為難處。各使照會土政府。內開議定停戰。似可依從。所有應行事宜。當在西京舉辦。目前應開議和約各款。西五月三十一日○希京傳言。土兵又犯局外之地。恐將乘希不備。攻之。西六月一日○中國向比國籌借之款。計金四百五十萬鎊。鐵路所需各料及機器匠。須由比國承辦。將來另築緊要鐵路。亦須由比國承造。○有自檀香山京城寄至紐約公文。內開該島政府。已照會日本使臣。謂日本工人前往該島。政府辦法。未便退讓。西六月二日○法國條陳革島歸其自行管束。內有練用各國護勇。及所需經費担保籌借一節。俄英已允依從。西六月四日○各使與土開議和約。訂定更畫邊界。由尼立獨夫。大約係俄使主稿。條約指從前所訂。由客母蓬。法使主稿。賠款則由斐立伯客立。英使主稿。西六月五日○土人預備久據希賽來。因巡撫刑司及教習各員。均已派定。婦女亦有到者。觀此可知其意之所在。○各使與土官。在伯拉商議和約條款。土求割併希賽來。英法意三國。明言不允。並以此等頗關緊要。緣俄德邦交甚洽。頗有復行聯盟之勢。西六月七日○土政府照會各使。謂土國所請。重併希賽來。及廢除條約。又所索賠款各條款。理當如此。西六月八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東亞各歲情形 續第二十九册

譯東邦學會錄

日本輪船公司。經戰後增多資本。為二千二百萬圓。又與英國彼阿公司。德國路以得公司訂專約。擴大航路於歐洲澳洲及太平洋諸岸之地。蓋日本欲推廣航海之業。給保護銀於輪船公司不少也。日本與外國貿易。在千八百九十六年之前半年。則為一億三千三百萬圓。比諸九十五年之前半年。則實增多二百九十二萬圓。日本人口約四千二百萬。臺灣又入版圖。則人口益眾矣。蓋日人治臺地。恩威並行。寬猛兼濟。甚為得法也。

朝鮮之事。始不堪言。俄人跋扈。視韓土為獨擅之場。二月匪徒蜂起。國王及世子奔入俄國公署。總理大臣金宏集。為刺客害死。其他大臣亦有被刺死者。蓋有人陰煽動匪徒之心。使行此策也。朝鮮本不欲倚賴俄國。實以臣服中國為心也。然所以背叛者。豈無有主持陰謀於其間者哉。是歲朝鮮亦陰派使臣往俄。聘其將校。為陸軍教習。欲訓練士卒。倣效俄式。或云。朝向俄借銀八百萬元。以咸鏡道北部一帶之地為質。此地有好埠二。曰那也爾活。曰悉士那哥福。俄人蓋垂涎於此也。雖然。俄國許諾與否。未有明文。恐是流言也。何則。俄國嘗與英訂約。英交還巨文島於朝鮮。亦豫

言及此等之事。故俄雖敢於作爲。而未能驟行此策也。韓人又欲救其財政之急。聘俄人麥克利維以資顧問。付與至大之權。又准美人設鐵路。自漢城至仁川。法駐紮中國公使也那羅氏。逼請於朝鮮政府。擬使法人興辦鐵路之事。於是法國里兒公。遂得辦自京城至義州之土工。以十二年爲竣工之期。以未滿三年之時。須興辦土工。日人亦擬築鐵路。自漢城至釜山。雖未能遂其志。而日閒必力行之。聞英國總領事非里阿氏辭職。擾老能氏繼其後云。

中部亞細亞。有西伯利亞鐵路工事。興辦迅速。殊屬可驚。既於八月開始。而至得母斯克。明年應能築至貝爾哥湖畔。鐵路一開。西伯利亞之產業。將大興盛。而英人放出資本極多。又自以兒克都克至海參崴。沿道學校。現頻學習英國語言云。西藏一帶之地。騷然蠢動。人心恟恟。不能安堵。中國政府。威令不行。派遣官吏。察其實情。該官吏奉命取道於哥兒哥多。經由達爾利尹。自西藏至是克非母之沿道。商務漸盛。華人握其權。瑞威人斯逸埃傳氏。漫遊土耳其。覓得往昔京都舊墟二所。又覓得近來世人未知之沼湖。爲數甚多云。

香港乃英國殖民大臣所管之地。殖民大臣。雖不准任議員。然近時則准官吏任議員二人矣。又英國察視商務委員。具報於本國云。各輪船公司。互訂專約。自紐約運來者。則現抽章程所定之半價。自倫敦運來者。則課章程所定之價。是大阻礙商務也。又英與日本所訂條約。足使在香港製糖業家衰微。有此二故。其沮礙我英商務之發達不少矣。德國輪船長及船醫生。攜照影器。潛入香港要塞。被拘而後獲免。或謂此是委曲以行法律也。如我英人實行此種之事於德國。德人果能從寬典乎。香港歲入甚多。貨物經由該口者。千五百六十三萬二千噸。又加林頓氏自希亞那被召。爲民事裁判所長矣。

法屬印度支那。則有克里些之事。二月沙路斯伯里氏。與克力氏訂約。遂割門心與法國。該事始了。時五月十一日也。又以眉公河爲英法之境。又英領事也那多氏。請中國政府。准法國公司設鐵路。自法屬東京之境。至中國龍州。以三年爲竣工之期。又波以哪鐵路。亦必同時竣工。爲設鐵路故。募集公債八千萬佛郎。或謂紅河沿岸之地。商務大盛。故與其設鐵路。不如用該須要之貨。開鑿運河。以利益商務之發達也。據們地稅關所報告。千八百九十五年。所收入之銀兩。總計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兩云。法屬東京。本能產棉花。然該政府不獎勵其培植。現在該地水車紡織公司。製造材料。頗覺困乏。又法人所興設之水車春米公司。擬壓倒中國人所興設之水車公司。故方請保護銀於該國政府云。又在該地之商業公所。擬使外國人不能爭商

利故亦有所請於政府。由是觀之。該地方商務之殷。亦可以知焉。西貢人集資本二
十一萬佛郎。當八千四百磅在起拉阿斯地方興礦業云。

邇來暹羅雖失該國東部一帶之地。然此地本不甚有利益。故其失之亦不為不利也。該國現情。可分為東西中三部。然東部則為法人所有。西部則英人據焉。唯中部之地。為暹羅人之根本。法兵屯在暹羅者百人。安南兵三百人。皆能守規律。而不相傾軋。近時法國領事務廣。登人於軍籍。不復問其所執之業務。與其人之性質如何。蓋法人擬益樹立勢力也。該國商務日漸殷盛。然其商權多在英人之手。美國公使嘗稽查英人在暹羅。及其餘諸地。從事於工商業情形者。謂英語為暹羅通行之語。故國內諸學堂多教習英語。日本近時亦擬開公署。又將訂日暹條約也。

非立賓羣島中。有匪徒蜂起於麥尼拉。而叛西班牙政府。蓋因西國在該島官吏及教士等。收斂無厭。屢行暴戾。不堪其凌辱也。該島自歸屬於西班牙政府之下。已多歷年所矣。然未曾進文明之域。適足見西班牙政府政治失宜也。其餘如婆羅緬甸及海峽諸島。茲不贅錄。

論德皇為人

譯國民新報 西五月廿九日

斯伯克的得見報。論德皇為人云。德皇常謂朕慕皇祖威廉第一之為人。嗚呼。聞此

言者。誰不驚駭哉。兩皇資性各異。有如別種之人。威廉第一。沈靜豪毅。詩人得尼孫論其為人曰。文理密察。若威廉第二。則俊爽英發。古之希臘人及近時之哥我兒人等。皆崇尚英雄之人。如德皇祖是已。至於威廉第二。所自稱許。或似經世家。或似哲學家。或似美術家。其與其祖皇不相似。甚彰明較著矣。兩皇為人。既如此之異。則威廉第二。欲私淑皇祖。豈可得哉。拿破崙第三。慕我哥斯打士。使作兒為人。每自倣效。然亦不能成其抱負。偽英雄之末路。多悽風慘雨焉。抑威廉第一。在東宮時。既深諳世故。及即位。則信其所當信。臨機處事。未嘗逡巡疑惑。自謂普魯士在聯邦之中。須總攬大權。而統裁國事。然非樹立一大陸軍。則不能得志。故屢於議院中。與議員上下議論。遂漸聯合一大陸軍矣。且其爭論於議院也。不復問憲法之有無。與每歲出入豫算之如何。一以振興陸軍為念。軍制已備。乃一戰破丹麥。再破奧法等。自奴把兒之捷。而後。國民齊以威廉第一為智勇絕倫。特出普國諸將帥之上。然君臨於聯邦。一舉一動。不敢或苟。老成樸茂。得寸守寸。取尺進尺。不復為痛快奇變之舉動。遂以建立其國家矣。今將今皇比皇祖。誰不歎其不倫哉。今皇初即位。輒以近時之拿破崙深自期許。擬更革社會。而不能遂志。視君權為不可干犯之具。詭計百出。或擬建立殖民國。而反陵辱。宜請援之英國。或離合反覆。寄情於俄奧之間。又或預意於

歐洲新舊同盟之國。倉皇無定。歐洲諸國外交家。無一人能知彼外交準的。用意何在者。忖其志所存。欲增擴屬土於歐洲中乎。欲禦敵國之侮。以免爲其所逼壓乎。欲建立殖民地乎。抑欲得聞譽於地球萬國之間乎。此其所以不可端倪也。

德皇祖威廉第一。本多才。有王者之德。常好擇士。其所取舍。十不誤一。識鑑之明。有足多焉。其拔賢舉才也。毫無猜忌。俾斯麥之霸圖。馬兒得歇之戰畧。摩羅多吉之兵學。威廉第一。深歎賞之。然未嘗偏寵其人。又未嘗濫許其功。其行己也高潔。故臣下無由致其巧言令色。善選擇賢相名將。而任以大事。故諸將相。亦各盡其才。誰謂威廉第二。果能有皇祖之風乎。今皇好自用。黜皇祖所遣之輔弼相臣。而不顧焉。如今皇前相卡保里尾伯。今相苛牽女歇侯。馬兒的兒士伯。要倫百盧器伯等。殆尸位而已。年少親王中。亦或有憤其策不容。而中懷鬱鬱者。皇祖謂君王所以長保尊貴者。在得左右親信之力。今皇乃謂不在山河之險。臣民之和。獨在我一人之才也。噫。亦危矣哉。皇祖之政策。志在不歸功於己。故地球各國。齊稱俾斯麥爲創興德國之霸業。彼則緘默不復自誇其功。萬國贊摩羅多吉之戰畧。稱其戰勳。彼則緘口不自稱己力。今皇則謂朕在地球上。則帝位也。己之力大。故臣民咸輔己也。常喜獨當衝路。高自談詡。又自出命令。以巍立樞要爲得意。自謂德國之強。地球萬國。宜聽命焉。睨宇內。傍若無人。蓋自信心與傲慢心。實爲其根本也。如欲於史乘中。求似德皇者。則卡里盟蓋其人也耶。

論俄國事情

譯東京日日報西五月廿七日

漁舟生不詳何許人。殆深通俄國之事者。嘗論俄國實情。致書本報云。游英國者。輒褒美英人。嘖嘖不絕於口。游學柏林者。頻歎賞德人之性行。與法人多年交好之士。則津津而道巴黎人之丰采。是人情之常。所不能免也。然余則異此。蓋久駐外邦。知其人情風俗。非公評無私之難。而知悉其實情。與辨晰其國民內部之微。是爲難耳。若俄人則更有甚焉。俄人爲地球史上所知。本屬近世之事。非自古而然。如英法諸國人之可比也。英法諸邦。立國頗舊。世人自有定評。至俄人則全球未有公評。故月旦俄人。亦頗難也。余淹留俄國。已閱六載。北游彼得堡。西至波蘭里得波。南歷很兒孫縣。而親接農夫。習見土豪。又或與教士談論。畧知俄人之性情氣質。其間所得。蓋亦不尠也。請論俄人之氣質。曰。如以慧眼視俄人。唯取其善處。則俄人如大河浩浩。其度量廣闊。有大人之風。歐人所謂大陸氣象者是已。蓋俄人一舉一動。頗遲鈍緩漫。不喜齷齪於細事。然其周慮精思。徐徐從事。經歷歲月。然後成功。是俄人之所長也。卽如西伯利亞鐵路。及移住生民於該處地方。又巴兒干半島政策。決非期成功

於一朝一夕也。其興始也。既定策於前數十年。步緊一步。年進一年。今也將見鐵路告成於兩三年之後。如巴兒干半島之事。各侯國之紛爭。亦頗畧定。而俄人之宿志。亦將漸成。又如西伯利亞。農民移住者。亦年衆一年。拖羣里士古也。古多士古。賢宜些。是古諸縣。昔爲不毛之地。而今則絡繹開墾。或架橋梁。或通道路。不復聞盜賊之警。由是觀之。俄人度量闊大。一染指於其鼎。不啻盡全鼎之羹不止。正如英人之有鐵腸也。唯其如是。故事業卽小有蹉跌。亦不以爲念焉。渾然於得喪之中。以期其必成。德相俾斯麥。嘗爲公使。駐俄京之日。從一俄人業農者。攜槍而獵熊於森林之中。自黎明至暮。不獲一小獸。俾公爲之憮然。農人撫長髯微笑云。是豈足介意哉。俾公歎其優容云。俄人之性質。多如此類也。

俄國內本有二十餘種人。以斯拉武人種之一支。族爲最衆。此族獨統管其餘各人種。然俄人接見隸己之人種。毫無倨傲不遜之色。其鄭重寬恕。如待同種之人族。夫大河之浩浩汪汪。容千百支河小川。而不漲溢。足比俄人包括羣小種族於其版圖內也。英國史家某君。嘗以俄比擬古之羅馬。蓋亦相似矣。距今前七年。余在俄時。偶聞大津之事。此日余得間出外徜徉。途遇一學友。告余曰。俄太子在大津爲日本一狂人所傷。余驚爲意外之事。半信半疑。未能斷其確實與否。直歸學堂。諸司事者至房問事之始末。始知乃狂人某君所爲。遂百感交集於胸臆。頗慮俄人性情有變。則將如之何。學友見余有怏怏不娛之色。相慰云。我國或間有欲害我皇者。又豈怪外國有狂人驚太子哉。或云國中或有無賴之徒。仇害君。宜警戒夜行。或云是不足爲念也。豈有如此哉。余自是警戒夜行。不敢詣衆人雜集之地。旣而數日。乃知此等之戒心。皆無用矣。當時余與俄人談論此事頗多。然不見有一人語氣失禮容者。又不見有一人因此事故。罵詈日本人者。惟謂狂人洵可惜。蓋爲嫌惡外人故狂也。

俄人又善遇客。款待甚厚。在俄京某君云。歐洲諸邦。雖善與外國人交。頗致鄭重之意。而稍多鄙吝。不若俄人招客。盛設宴饗。大學教官某君云。侑客以佳釀美酒。本東洋之美風也。俄立國在東西兩洋之間。風俗習慣。沾染亞細亞之美風。故好遇客也。俄人如此。却不類西歐民族。卽意德法等之國民也。意者於兩洋民族之間。有此徑庭。未嘗不由東西人種所生之異同。與境遇之各別也。要之一游俄國者。必知俄人性情。懇懃留客。相與晤談。幾忘晨夕也。聞英美人等。見日本養食客之衆。歎賞不已。以爲美風。不知俄國亦有此等風氣也。現該國地方。豪族富家。必養食客一二人。可見立國於東洋之美者矣。

論俄國歲計

譯國民新報 西五月三十日

俄國昨年歲入總計十四億一千二百萬留。留當日本一圓五十錢歲出總計十四億九千二百萬留。國庫現存之金銀能補充其不足。比之前年所入愈覺增多。查國家管有之鐵路收入九千九百萬留。關稅收入千五百萬留。酒稅千八百萬留。鑄幣稅收入千一百萬留。又俄駐倫敦財政事務官某氏致書泰晤士館。謂俄國中樞銀行所藏金塊漸有減色云。

理財學會演說

譯日本新報 西五月念四日

理財學會會員等在東京教育學會堂開夏期大會。法學士高橋先演說軍艦在外國時之責任。文學士添田亦言勞役本當尊貴。又美人得羅巴演說美國關稅情形。添田在側通譯云。凡國家本有至要之事情。如美國關稅是已。此事由美人稽考。歷數十年。決非偶然出於近時也。又非敢故敵視日本也。按前七年間。前總統苦列武蘭得就其職。更變海關稅法。以施行任意貿易之宗旨。自是之後。物價益落。政府歲入亦有減色。遂增國債六億萬圓。先是美國歲入中。海關稅居三之一。故當財務困乏之際。致意關稅。以增財源。於是乎有變更關稅之事。然美人亦謂增稅過多。未免刻酷。雖然。上議院未贊成此說。故不能驟斷其所論也。意者其稅率之不利於

日本固無容論。然未必如日人之所豫慮也。如綢緞之類。雖改為從輕重率抽稅。推究其極。必至繭絲之價值貴漲。故日商之所失利亦甚。設有紋蓆一平尺也。當日本三尺餘抽稅四仙。勢必漲其價值。昭昭然矣。然美人未必為增價值之故。廢而不用也。日本所製之緞通。即席上所鋪之巾也價值本廉。故時價小漲。銷路亦必不減。此等諸貨物。皆有增稅。是雖出於美國執保護政策。亦未必大損日本貨物之利也。唯茶一項。本擬增加其歲入。故議增稅。雖然。美國富有之家。必不致廢日本價高之茶。至下等之茶。或為此之故。轉增多其輸進。亦未可知也。要知變更海關稅率之事。雖未免有少不利於日本貨物。然必無大不利之事也。余見日人擬謀報復於美國。是雖出於日人愛國之至情。未免小題大作矣。切望日人察美國本意所在。毋介然於我國交際之上也。

大隈伯演說於商業公所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五月廿八日

日本外務大臣大隈伯到神戶。神戶之名流鉅商等。招宴於商業公所。且乞言。伯起立。先謝諸人之厚意。更演說云。神戶前三十年之情形。實一寒村僻邑。其戶數寂寞。僅三百餘戶而已。然至今日。則將超出四萬萬之多。不過三十餘年耳。而卒能致此。豈非天下稀見之事乎。蓋外交貿易之事。開故有今日之殷振也。雖然。通觀地球之

大勢我國現時之貿易未可謂之繁盛也。然則今日當謀商務益盛以漸致互市之殷富。是為亟務矣。此等責任實在埠口之人。然神戶人士亦與有責焉。抑我邦外交比年日有進步而爭強之勢益熾。神戶埠頭現有船舶出入約六百萬噸。比諸前數年實增多至六倍。貿易輸進輸出數目亦增多至三四倍。然雖年年增多益其殷盛。而比諸列國繁華之都會則尚覺遠甚。如上海香港等人口未見與神戶有差。而船舶之進出貨物之輻湊常十倍神戶。又如安得華布與我九州亦未見有差。而彼處每年貿易約有金幣十萬萬之數。又如英國貿易歲計七十萬萬。比我日本實在二十五倍之上。至論其人口則減少四百萬。豈非可驚之事乎。雖然英國前二百年豈能如今日哉。歐洲貿易之權本在西班牙荷蘭等國。自英國崛起遂壓倒列國之商務。駸駸進步以有今日之興盛。則我國亦須崛起與別國相角逐。以大張羽翼於商戰也。夫當商務局者實以埠頭之人士為最重。切望神戶人士大加奮發。況後兩三年外人亦得雜居我內地。則為我邦人者豈可不奮興鼓舞以預備之哉。或謂外人雜居國中則我之所失亦應不少。是不過杞人之憂耳。日人天資聰敏苟與外人雜處於國內則彼所長我取之彼所有之智識必忽為我所奪取矣。想後三十年日本之進步必非前三十年之可比。苟當今之時徒墨守舊觀而無所進步。吾竊為神戶人士不取也。現如神戶倉庫及埠棧未可謂為完美。苟外國貿易益增殷盛船舶來往日多一日則此地倉庫埠棧等何以使之無礙哉。又如在神戶銀行多是東京之支行。故其漲落亦未免為東京所牽制。其利害之關繫豈少乎。誠如是也。則東京大阪固無足論。然欲握商霸於關西不亦難哉。神戶人士須留意於此可也。

朝鮮擬用俄兵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初三日

朝鮮署理軍部大臣沈相薰藉名於訓練韓兵。擬將聘俄兵百六十人。內有佐官三人。士官二十五人。下士九十五人。軍醫三人。及工兵鍛冶工等。連用五年。每年費貲九萬八千一十圓。已具摺請外部大臣李完用贊成。斯舉然此事畢竟違背日俄協商條約第二條及第四條。最有關繫於東洋之和局。故大隈外務大臣致電於駐漢城加藤公使。公使以交涉故直謁韓王。有所奏陳。英國公使亦接本國命。知為交涉之要。而諸國公使沈默不言。觀望日本舉動。韓廷亦窺日本鼻息。未能決斷施行。且同國大臣亦有異議。現仍未有歸宿。蓋此事係去年閔泳渙在俄時所謀畫。其意謂行如此之策。則仍可倚賴俄人之權力。不至為日本所阻撓矣。未知俄人又計將何出也。

當此之時。西人方纔崛起。船艦機器。極為精巧。乃出沒遠洋近海之間。欲拾海上之遺利。荷蘭最為稱雄。屢窺澎湖。又有稱倭寇者。屢劫掠中國沿海。明人大恐。謂倭寇據澎湖以為根本之地。則明朝必亡。於是復移福建廣東人民於該島。是為列島現時所住人民之始祖也。嘉靖四十二年。距今前四百九十二年有海寇林道乾者。剽掠近海。威猛莫當。遂與倭寇相聯。據奪澎湖。將畧取臺灣。明朝大驚。遣都督俞大猷往討。遂克復之。築石城於暗澳。即今駐屯一軍。以資防守。尋設置巡檢司署。又置游兵為列島之藩衛。萬曆八年。有廣東海寇曾一本者。其徒黨奪列島為根本之地。將進攻臺灣。而不能遂其志焉。

當是之時。倭寇極猖獗。中人不能制。西洋人亦覬覦益甚。荷蘭國之船舶。屢至澎湖。設計欺給守將。欲掠取之。而事不成。越至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大艦奄至。乘其無備。奪據白沙島。蓋列島中之一也。乃築城塞。又南收大嶼。築石城於南戶港。自是之後。蘭船往來島中不絕。天啟二年。有數艘軍艦來。突襲澎湖之本島。遂奪之。築石城而據守焉。人呼曰紅毛城。即今之紅木埕也。越四年。福建巡撫南居益欲恢復之。使總兵俞咨皋將兵六千。往討蘭人於澎湖。兵士潰走。不可收拾。自是四十餘年。任蘭人擅有此島。蘭人據守以畧臺灣。暨清朝順治十八年。明之遺臣鄭成功。戰敗於江南。而歸廈門。更欲進畧臺灣。謂非先取澎湖。則事不能成。乃親率船艦。自廈門至澎湖。與蘭人戰。而未能勝。遂設奇計。以拔堅城。而列島乃歸成功。其後二十四年。成功據馬。遂畧臺灣。至康熙二十六年。鄭氏亡。臺澎悉歸清朝。光緒十年。中法啟戰端。法國水師提督苦路務伯兒。率戰艦四艘。至澎湖。遂畧取媽宮港。地及議和後。復歸中國。於是中國政府。新築城壁於媽宮城。其後鑿濠。築礮臺於島中要害之處。增修防備。及中日失和。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澎湖列島。乃見有日本旗章標插焉。

列島自古稱為三十六島。或曰四十餘島。或曰五十島。然今知其為五十四島。起自北緯二十三度十一分又半。終二十三度四十七分。經度則起自東經百十九度十六分。而終百十九度四十分。列島中最大為澎湖本島。中人呼為大山島。白沙島。中人呼為北山島。又頂山島。漁翁島。中人呼為同西嶼。及八罩島。而八罩島。獨遠在於南方海中。列島地質。槩成於玄武凝灰巖。及鎔化巖。其土壤。以細砂珊瑚巖。及石花礁等之碎屑。覆其外面。全島天氣。頗溫暖。屆夏期極暑之時。雖屋內寒暑表。昇至九十八九度。然海風吹涼。不甚苦熱也。面積約十五萬方里。周島六十餘里。現時有人民居住之島。為十九島。媽宮城。又曰媽宮港。即列島中之首府也。島廳及海陸軍部等。皆在焉。港灣水深。實好埠頭。距中國廈門約八十餘里。距臺灣布袋嘴。一日二十

六里。距安平五十二里。距基隆又曰百九十五里實爲通南洋之要路也。此埠不獨爲軍事之要港。而又爲商務之好埠頭也。如此埠頭。更加發達。勢必奪香港一半商務。移於此間。亦未可知。況於彼廈門乎。廈門之殷盛。日間必奪其一半於此地也。然則此島之與臺灣。必甚有關繫矣。獨惜此佳好埠頭。四面無山。末由匿避颶風。又頗乏清水。是爲美中不足耳。

列島物產。不甚豐饒。以番薯花生爲最。雖能產高粱粟等。然未爲饒多也。島中不見有水田。如米麥等。每仰給於外來。獨畜豚頗盛行。家家莫不飼養。要之列島本雖不甚膏腴。極爲貧窶。至其天險不可奪。則洵爲國家南門之堅鑰矣。

本島政治。嘗於雍正五年改巡撫司署。稱澎糧廳。又改巡檢司稱通判。於是乎該島之政治。始設施焉。通判之職。總攬島中一切政治。分列島爲十二澳。澳如小縣邑。又分澳爲八十二社。社猶如村。每社置鄉老數人。以司鄉務。始稽考列島戶口。以定稅率。每人一年抽銀四錢七分六釐。當日本十四仙乾隆元年。減爲二錢。後更變稅法。每畝抽銀五分六釐一毛八絲。蓋輕稅也。又別有船舶等各種之稅。以補其不足焉。

未完

犁然各當。無患陵躐者。抑又窮天地而無有也。有之厥惟報章。則其體裁之博碩。綱領之匯萃。斷可識已。臚列古今中外之言與事。則紀體也。縷悉其名與器。則志體也。發揮引申。其是非得失。則論說體也。事有未覈。意有未曙。夾注於下。則子注體也。繪形勢。明交限。若戰守之界綫。貨物之標識。則圖體也。縱之橫之。方之斜之。事物之比較。在焉。價值之低昂。在焉。則表體也。究極一切品類。一切體性。則譜體也。宣撰述之致用。則敘例體也。徑載章程。則章程體也。句稽繁瑣。則計體也。篇幅紆餘。又以及於詩賦詞曲。駢聯儷句。歌謠戲劇。輿誦農諺。里談兒語。告白招帖之屬。蓋無不有焉。上下四方。口字。往古來今。日宙。罔不兼容併包。同條共貫。高挹遐攬。廣收畢蓄。識大識小。用宏取多。信乎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淵藪。詞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廣庭。名實之舟楫。象數之修途。總羣書。奏七畧。謝其淹洽。甄九流。綜百家。慙其懿鑠。自生民以來。書契所紀。文獻所徵。參之於史。既如彼。伍之於選。又如此。其文則選。其事則史。亦史亦選。史全選全。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知知覺覺。亦何常師。斯事體大。未有如報章之備哉。燦爛者也。

孝感屠梅君侍御辨闕韓書

自丙歲仲秋之月。獲讀大報首冊。及公啟。蹶然而興。慨然而歎。馳告友朋。謂不圖今

日重觀漢官威儀蓋為著統之體尊發凡之例謹託心豪素而致戒於訕上橫議方今中外報館如林羣言淆亂此報出吾黨其得聞聖證論矣乎次第及十數冊陳義彌高不無出入又好以嬉笑怒罵為文章同人竊竊致疑其間蒙釋之曰此皆憂時君子慘怛鬱悒激而為此欲以驚醒一世使知困其患則操其備耳吾輩但當盡心考求期於存之有主措之有方以赴事機之會斯報之功於是為大不宜擇一二偏宕憤激之談病其全體聞者頗然之故雖以僻寂荒城獨無分局而皆展轉丐託千里遞寄數人得共閱一編資為程課區區方深慰幸乃頃讀二十三冊有關韓之文儼然著錄於私心有大不安者謬託氣類不敢不畧抒管蠡之見冒瀆於下執事竊以韓子原道之作後儒推崇容有過當惟伊川程子謂其言語有病朱子以其畧格致不言為無頭學問然於立論大體蓋皆深取焉斯亦既嚴且覈庶幾得所折衷矣今闢韓者溺於異學純任胸臆義理則以是為非文字則以辭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勝枚舉請先言其大者夫君臣之義與天無極其實尊卑上下云爾自有倫紀以來無所謂不得已之說也在昔封建之時天子撫有天下而為君則率土為之臣諸侯撫有一國而為君則境內為之臣大夫有家則家眾為之臣下逮士庶人有主則有僕猶君臣也若闢韓之意則必尊上其僕卑下其主由室老以祿大夫由大夫以立諸侯由諸侯以共置天子而僕之視主曰爾直為吾保性命財產吾故不得已

而事之此明自然也則夫人之於天亦惟當責其保吾性命財產曰吾之為人於天也不得已而事之也由明自然也而可乎夫此不得已之說出於上則為順出於下則為逆闢韓者代為君者言之善矣凡經傳所以誡人君者法語巽言大都此意僻則為天下僂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之兩言天人交儆尤人君所不可一日忽忘者此其不得已為何如而豈謂君臣之倫為出於不得已也乎既以君臣之倫為不得已則無怪乎以佛之棄君臣為是也而又曰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者將毋俾為佛者既皆成佛則求立一君以保其為佛之性命財產而以不得已者事之乃為明於自然者乎老氏明自然孔子無以易而所謂自然者則民有自然之性命有自然之財產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而已更驚其餘則為代大匠斲是以仁義道德無所用禮樂刑政無所施而束於教之曲士不可與語此其於道於治視韓子深淺何如也孔子未嘗言自然而老子明自然老氏既勝孔氏矣孔子不敢棄君臣而佛能棄君臣佛氏又勝孔子矣至今日而孔子之道不足致富強不足為民保財產性命獨西人擅富強能為民保財產性命是西人又勝孔子矣孔子如是豈況韓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之所謂富強也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莫富強於齊而夫子云爾豈謂國不當富不當強哉毋亦以富強必探其本必進其治斷非法自然棄君臣專事賈胡之事變為民主之國而後乃與道大適也且夫民主

之云。固闢韓者所以明自然之本旨。爲其能同心耳。能并力耳。然古之善爲國者。曷嘗不以同心并力爲務。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商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周興。商周非民主也。卽今日我之大挫於倭。惟是伊藤陸奧爲之左右。而其國人從之。亦並非民主也。今以挫於倭之忿恨。有慕於歐洲之富强。直欲去人倫。無君子。下而等於民主之國。亦已誤矣。而咎千載以前之韓子。原道而不知原民主之道。求疵索癥以闢之。曩有爲僨事者。解脫造爲宋儒貽禍中國說。專以不主和議爲之罪。是則以今日之付託非人。師不武。臣不力。至於一切壞爛。不可收拾。無識者旣以罪宋。而有識者又以咎唐。恐推而上之。舉凡先王先聖所以爲治爲道者。皆將不免貽誤我朝之責備。可奈何。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夫豈無故而苟卿疾之。程子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若闢韓之言。豈直厭與惑而已。殆將俾知德者憂。而無德者幸。苟至無德者幸。則天下之亂可知已矣。大報嘗著尊君權篇。其義明。其說詳。可與前冊參民權之論。相調劑以適於中。今忽復博採兼收。異軍特起。雖報館之例。有聞必錄。誤則從而更正之。竊以於衆事猶可。抑亦他報館不問義理。但騁快筆者所優爲。恐非諸君子創時務報之深心所宜然也。昨讀譯東華雜誌漢學再興論。爲之躊躇四顧。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猶能言修身齊家。設立教育之當取法。猶知尊論語爲純然道義之書。並推存亡消息之理。謂國學勃興。將壓倒西學。我方靡焉欲步其後塵。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貶聖賢以遵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經史而建東洋之政策。兩冊鱗次之間。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比而觀之。其何以解馬。然則吾時務報上而規誨。下而傳語。達諸朝野。播之列邦。誠有談非容易者。諸君子綜才學識之三長。鑑今於古。策中以西。蒙每奉一編。輒欣戚交心。歌泣不知其由。意者謹言日出。旣痛砭沈痼。猛覺羣迷。其必寫畏天命憫人窮之苦衷。昭揭蕩平正直之王道於溥海內外。使凡業臻富强之國。幡然知仁義之爲福。而當務爭攘之爲禍。而當戒。有以淡其欲念。戢其雄心。則豈惟中夏安。四裔亦且俱安。載書之盟。請要於季路。弭兵之會。成言於向戌。此則諸君子主持壇坫之盛美。足以尊國勢而保黎民。由是以大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乃爲不得已之實事。其或不然。第懲庸論忌諱虛憍。而矯枉過正。務錄一切蔑古拂經。干紀狂誕之說。無益於已亂。而有餘於召釁。誠未見其可也。隸也愚昧。妄援彈駁之條。私爲芻蕘之獻。伏乞鑒宥而賜裁擇焉。

檜不殺人

求在我者來稿

法國巴黎報曰。人僉知善殺人者。莫火槍若。而善其事者。又增其速率。倍其速率。以求殺之多。而卒至不能殺人。不亦異乎。英槍七釐七膛口者。利器也。意槍六釐五膛

口者。俱以邁亦利器也。去歲仲春。一日用之於非洲之北。而敵軍笑指為槍不殺人。當計殺與不殺姑弗論。而意軍是日死於敵之戈刃者。蓋萬六千。槍為阿皮西人虜去者。蓋二萬云。英之用於非洲南也。雖中黑人。仍不能禁其踴躍以前。再接再厲。是雖黑人之體氣耐死使然。蓋嘗有黑童再傷於首。一傷於胸。而及肺。猶能行六七十里。而就醫。且速癒。然同被潤腔槍而中者。何以一蹶不復振歟。於以知殺不殺在中者。具不全繫乎被中者之體質。官醫代勞末言。腔小子小。其擊力小。以故腔徑八釐者。其中人也。遇脆骨每穿而不裂。非若十一釐者之難醫。中日之戰也。英醫亦謂日槍之八釐腔者。其殺人也。迥不及兵刃之多。幸遇中國無殺敵之兵。有殺民之兵馬耳。非然者。難保其不如意國之見挫。且火槍之不善殺人。自古而知之矣。第一拿破倫時所用火石火槍。其殺一人也。必鉛子與人等重。千八百六十六年。普與奧戰。後四年又與法戰。計發百槍。亦止中一人而已。今所用八釐腔者。其命中也。亦未必能多於百之一。顧法之所以能復振者。在初此窄口輕槍。槍輕則能多攜子藥。口窄則彈之發也。遠且速。由是環顧法國而起者。俱舍其舊而新是圖。有小於八釐者矣。未聞有過之者。過之者均束置高閣。不啻以萬計。而直以億兆計焉。今聞槍不殺人之說。其欲殺人以止人之我殺者。得無爽然其若失乎。

又紀新書曰。阿皮西人。世居埃及南。其土地層巒疊嶂。少平原。低者尚高出於海。由千邁當至千六百。生植之物類熱道。其次由千六百至二千。則沃壤也。宜五穀。由三千至四千五百。惟宜芻薦而已。北為虎子河源。號虎子國。南為阿馬拉與高亞二國。國之中水無可舟。陸無可路。氣候由季秋至孟夏恒晴。由季夏至仲秋恒雨。雨前後恒患瘧。人丁約四百五十萬。其物產則加非沒藥。象牙。蠟。蜜。麝香。皮貨。沙金。駝鳥。毳。而人亦販物也。其國政則統於南居。南居者。總王也。因自詡為猶太古明王撒落滿及沙巴后之後。遂自號為萬王之王。其實視民為奴。販民如獸。一奴王獸王已耳。王與諸拉分治之。拉猶言諸侯王也。今南居高亞王子。名買南里者。生五十六年矣。前後皆選國之黜者。今后較為潔白。名太土少王十一歲。居恒帕首。出則跨驟。轅首。自領一軍。王服白質黑章。金為緣。徽識則獅而冕者。右持龍杖。前五十年始都於新華。彼言亞題宮於高阜。室尚圓。牆以土石。屋頂或木。或積。貧民以藁草。彼音亦故所謂亞巴巴都城者。亦彌望草堆而已。其人骨相近於歐人。惟皮膚烏青色。教則唐之景教。蓋希臘之遺也。其生其死其婚嫁。國不與聞。文字亦用反切。凡三十三聲母。得二百三十一單音字。是為文字之根。鈔法以銀為主。錢法亦間有鐵鑄者。女子十歲而嫁。首飾以銀。金則惟王后用之。意大利自合眾以來。無日不討其國人而訓練之。教以兼弱

攻昧以廣其居。前歲冬徵兵二萬。攻至虎子國。而據有亞題拉地。其統帥名巴拉笛里者。與買南里王同年生。王之眾雖號稱十四萬。而開山快礮僅五十尊。得快槍者不及十之二三。餘惟干戈之舊。衣有以紅袍綠飾者。有似歐西式者。去春之仲朔日。意與之戰於虎子都。而陣亡者二大將。兵數千人。被虜者又二千人。礮七十二尊。立退至百餘里外。而亞題拉亦相繼退出。翌日遣使擬與王和。王乃限止意地。而索贖虜費焉。事聞。歐洲震動。咸云文明敗於野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西人萬國史。至有謂黃種之支那。直一虛生人世無用之物耳。惟歐洲之白種。日出新奇。以貶人類。歷觀白種之所至。他種非臣妾而師事之。乃自取滅亡之道也。求在我者曰。其視亞非等洲如獵場。人如原獸。恣其殺伐。攻取原非一日矣。卽有以勸善爲懷者。而其輕視非白之習。益根於性。生於色。不肯須臾忘也。彼阿皮西者。骨相與之同。宗教與之同。文字語言又同。用反切。今雖戰勝。而猶未免爲野蠻。況乃無一與同。而又屢不勝。則其爲所輕視也。蓋可知矣。乃世竟有以羊質虎皮。往依獵者以求生。獵者之罪歟。依之者之罪歟。試觀彼族之於阿皮西。舍戎首不罪。罪殺原獸之具有未工。真忍驚矣哉。

求在我者曰。善用兵者。固貴有勝人之具。而迭換新槍新礮。則費不可支。要在用木板。非明非暗之臺。與砲孔極小。砲後有牆之臺。皆虛設而不得力者也。

江陰江北地方緊要。而大砲僅得十七尊。尙有前膛八尊。能擊下水者。只六寸砲二尊。前膛力小。不能及遠。放時亦甚遲鈍。總宜改用後膛。始微得力。所有十二生的密達砲。最好移置南岸。游擊等欲用新式。添造二臺。不使敵人望見。每臺用廿一生的密達砲六尊。又將營盤之西。舊有砲臺。廢去不用。而於再向西去地方。興築一臺。用十五生的密達砲六尊。以擊下水。與江陰南岸君山。作爲犄角。所有各臺砲架。要二密達零兩高。砲前護牆。要二密達高。子藥房兵房。慎擇地方。務能保險。江南江北。須各造一碼頭。無論水漲水落。務能登岸。臨敵之候。始便渡江。

江陰以上。爲圖山。三江營。天洲洲。三江營與天洲洲。無關緊要。圖山有四尊九寸後膛大砲。砲誠利器。而置非其地。難收實用。蓋以敵人陸路之兵。倘從子孟河上岸。則繞出砲臺之後。而我砲臺之砲口向前。無從反擊。擬請將此大砲四尊。與電光燈。均卽移往鎮江。

以上籌防江陰。規模畧備。誠能照式辦理。並以精練之兵防堵。則江陰一隘。可保無虞矣。一鎮江各臺。最爲陋下。蓋統揚子一江。上下千里。費款設防。毫無裨益。未有如鎮江之至無用也。不能保城。不能保口。不能保運糧河。無論敵人從上下水。或陸路而來。總無能保之一法。其藉以保長江南支者。爲象山砲臺。雖後膛大砲四尊。安放甚佳。收拾運用。

亦均得法。惟砲之鑄圈鋼底製造失宜，未能適用。已詳第一批條陳中。象山又有暗臺一座，用擊長江北支，計十五生的密達砲四尊，六寸前膛阿爾斯脫砲四尊，十二生的密達勃休馬砲四尊，惟前四尊安放尚好，餘皆未當。且十二生的密達勃休馬砲，置在不合用之低架上，至十五生的密達砲，用藥失當，裏面皆壞，子彈亦朽，子彈上門洞，皆爲塵埃所塞，皆管理者之不如法也。新河口較此稍勝。

新河口砲臺有五寸前膛阿爾斯脫砲二尊，十二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三尊，七寸前膛阿爾斯脫砲四尊，均安置於無用之地。其打下水之路，又爲象山山石攔阻，此臺宜廢，另於往西一千密達之遙，興造一臺，以保象山中間之水路。

象山砲臺凡二，有七寸前膛阿爾斯脫砲二尊，十七生的密達砲二尊，十二生的密達砲八尊，二十七兩種砲位，是處砲手巧於用藥，輕重適宜，鑄底鋼圈修理亦善，誠爲有用之器。惟砲架須換令合用，砲孔均嫌太小，宜換造一新臺，視原臺基址，畧移向前。

都天廟砲位有二尊，九寸後膛鋼砲，修拾頗佳，惟砲上掛線之路，製造不精，有十七生的密達克鹿卜砲四尊，七寸前膛老砲五尊，亦因用藥致壞，將欲保固上下水陸，必須從新建築，始可改觀，第一律更新，用費太多，總當力求撙節，愈少愈妙。故圖象等處，後膛老砲，仍皆將就抵用。

都天廟原臺不用，改造新臺，用廿一生的密達砲六尊，又一臺用十五生的密達砲六尊，用保長江南北二支。圖山電燈移置此處。

一象山本有九寸阿爾斯脫砲二尊，將都天廟鋼砲二尊移去，以合一臺，一將圖山九寸大砲四尊，移到近丹徒口之魚山東面小山之上，^二再往東另造一臺，用十五生的密達砲四尊，從象山中營移取，皆保江之南支，^四在上臺稍南，又造一臺，在丹徒溝用六寸快砲四尊，以禦上岸之兵，此四尊在新河口所存十尊內移撥，^五新河口砲臺作廢，即從原臺往西，退至一千密達之遠，新造一臺，用十二生的密達砲六尊，原臺取用三尊，象山中營移取三尊，用擊焦象間之水路。

焦山造一新臺，用廿一生的密達砲四尊，此四尊須添購，又造一臺，用十七生的密達砲六尊，原臺取用三尊，在都天廟移取三尊，二臺地位，須較原臺稍出，一打江之北支，兼保都天廟相近之沙頭鎮河。

鎮江通商口岸，無論有無軍務，圖山象山都天廟，及鎮江城鎮城口，運糧河諸處，總宜保守堅牢，無懈可擊。

以上籌防，皆爲自下而上，其自上而下者，亦宜嚴備，^{游擊}等登鎮江銀臺山眺望，迤南近廟宇處，地非不佳，第值開砲之時，彈子低斜下墜，勢必撞擊鎮城廟宇之北一山，頗

得地勢惟山太窄狹難造護牆擬於廟宇之南新造一臺用廿一生的密達大砲六尊下水之船必不能如上水之巨艦似可無須過大之砲而小砲不能及遠難期得力除去二十五生的密達以外總以廿一生的密達為宜故是處須安此大砲

廟宇南之砲臺再往南近外國墳處用十五生的密達快砲四尊從新河口移置東南近運河又近鎮城處造一新臺用四尊十二生的密達砲從焦山移置此皆在南岸以擊下游者也

北岸近瓜州臨水之濱地勢甚佳可造一臺用六尊十五生的密達快砲左右各造一臺左用廿一生的密達大砲六尊右用十二密達砲六尊十二生的密達砲一尊由象山移取四尊由焦山用保運河兼防上岸之兵及打下水之船

右計近丹徒口有四砲臺共大砲十八尊用擊長江南支須與步隊水雷兩相照應此四臺設統帶一員屯駐魚山在象山東南山上有旗桿者隣近都天廟處二臺焦山二臺并象山新河口砲臺共大砲廿八尊用保長江北支擊下水者有六砲臺共大砲卅四尊設下水統帶一員屯駐銀臺山又設一上下水總統帶屯駐焦山此總統帶須與各統帶電報德律風相連消息始得靈通誠照條陳辦理則鎮江防守已極嚴密其至南京一路均可不復設防浦沙口河口鎮等處亦皆不必造臺矣是否有當伏候酌奪施行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苛勃	Cooper
拋托爾立亮	Porto Rico
聖羅乙	St. Louis
聖堡爾	St. Paul
立屋可爾第一	Leopold I
奧斯吞	Ostend
斯坦雷	Stanley
康閣	Bongo
及克斯	Jacques
羅范	Louvain
特置	Deschamps
三木爾生	Samuelson
阿姆斯曲朗	Armstrong
譚蘭灣	Delaware
甘蘭母伯	Cramps
歐芝勃	Herzberg
畢芝寶	Pitzpied
福勒司	Fuhlers
寶勞克	Pollak
道盆西	Daubensee
恩格立須	Englischer
斯丹勒	Steiler
格老斯物饒	Grosvenor
洛生勞	Rosenlauri
黎曉薄	Reichenbach
代服斯	Davos
羅叟	Lucerne
攀透生	Patterson
尼立獨夫	Nelidoff
客母蓬	Cambon
斐立伯客立	Philip burrie
伯拉	Pera

中西文合璧表

本館告白

又續收助贊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於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謝子方參贊助銀二十元 陶築林觀察助銀二十兩 盧慎之 助銀一百元

本館告白 本館及務農會並無人在外募款如有慨助經費者須交妥友或股實

商號逕寄上海本館掣取收票是為至感

本館告白 新設農會報館現已出報二冊如有願購閱者本埠請向新馬路梅福

里農會報館購取外埠即向本館各代派處購取可也

本館告白 啟者湖南地圖公會之第一批地圖業已印竣於日內寄到所有曾經

購票諸君無論本埠外埠均祈於六月朔後自行來取或託人代收亦無不可本

館概不寄送以免貽誤 再本館出售股票定於五月底截止其有已經定購尚

未付款者即祈將該款寄下本館自當補行出票以憑陸續取圖 又諸君來取

圖時并祈隨帶股票間有尚未取票者即持本館所出之收條亦可并備齊我款廿元以便本館收款發

圖即就註於原票上從前本有換票之說現已作為罷論 又諸君所購之票除本館所出已經簽

字者其號數不列報外其向別處購取之票如查其號數不見諸廿九期及此期

報後即祈自向經手人取圖本館未便與聞 謹將續承知會之號數列後 計

散票三分 四〇 四〇 半票一分 一一

